

# 我跌入你清纯的眼窝

■阿慧



在新疆昌吉的几天里，我一直在兴奋中糊涂着，不知我那篇浅薄稚气的散文是如何幸运获得首届“回族文学奖”的，我在羞愧和不安中，难以收拢散乱的心神。美丽的作家好友，一遍遍地热心地帮我找房卡，寻钱包，一次次点着我的脑壳说“脑子不够用”。

直到这天清早，我同与会的作家们，坐上一辆崭新的大巴车，这才记起，会议议程中，有这么一项让人激动的活动——天山天池一日游。我突然从糊涂中兴奋起来。

夜里肯定是下过雨的，路面湿湿的，车轮滚动的声音黏黏的。路两边各色小花开得湿润，那色彩，像是画家刚刚小心翼翼地涂抹上，仿佛滴着鲜艳的汁儿。我在花丛中，真的找见了几个专心工作着的身影，他们弓着腰，在忙着补栽或修整花木。一夜的细雨，把土皮浸泡得软和，移栽花木是个不错的时机。就这样，我们一路看见了上百里绵延伸展的彩色花带，也不断看见花带里劳作的育花人。新疆的九月，天气已有些寒了，我在车厢里感受花工们手指的

寒，不禁感叹：地广人稀的新疆，对环境的创造和守护竟是这么讲究。

新疆的天气却是不太讲究，走着走着，天呼啦一下放晴了。太阳一出来，满田的西瓜秧子好像一下子萎缩了，西瓜翠绿的肚皮安静地裸露着，像睡了一地圆滚滚的小宝宝。滚烫的太阳光，使红色的汁液在瓜瓤里鼓胀。新疆的西瓜，我们在会餐时吃过，咬一口，脆脆的，沙沙的，在舌尖瞬间融化，满口是那种任性的甜。

满车的目光黏在田地里的西瓜上，车走，目光不走，远远地拉长。

一大片干枯的花，细秆顶着茸茸的花朵，密密地站着，那花，显然是被太阳暴晒太久了，被收去了颜色。但还是有人认出是新疆红花，一种珍贵的中草药。刚成熟的红花，花瓣如炭火中的绣花针，细细软软的红。看得出，土地上明显人力不够，采摘的黄金时间过了，红花就枯黄了一地。

有绵羊在红花地里吃草，听见我们汽车的响动，纷纷昂起俊美的头，阅兵似的齐刷刷注目，是那种见过世面的直率与胆大，是只有到了新疆才看到的真与纯。

新疆作家朝羊们一挥手说：“知道新疆的羊肉为什么好吃了吧？我们这里的羊，吃的是中草药，喝的是天山水，拉的是六味地黄丸。”

嬉笑中，天山已在头顶微笑。山体闪着耀眼的白，寒气穿透阳光袭来了。还是有人推开了车窗玻璃，相机、手机咔咔地照，寒风趁机把他们的额头扫红了。大巴车一圈圈向上，视线里一下子全白了，中原少见的雪，在眼前肆意地白着，慢慢地，将我心中积郁的灰暗，染成天使的纯白。

山坡上的云杉半绿半白，朝阳的一面，树身的积雪化掉了，墨绿色的枝叶旺盛着；背阴的一面，披挂着雪，沉甸甸下坠，但并不影响云杉朝云里长，长成绿色羽箭的式样，箭头刺破天空幽蓝的包浆，白云一朵朵飘出来，映照天山炫目的白雪。在这里，我日渐浑浊的眼白，有了雪色。

下了车，视野里一片澄明，眼睛一时半会儿承接不住这耀眼的明净。作家们一阵欢呼，眼前就是传说中的天池了。想起小时候，村里年长的白胡子老爷爷，摇着破蒲扇，就着如水的月光，讲美丽瑶池的故事。天宫中一个叫西天王母的华贵夫人，云游时，看中天山腰这一池好水，就带一群仙女飘下界来，在碧水中洗浴、嬉戏。有那么一阵子，幼小的我，把瑶池想象成村里的那口大坑，我每天端着大碗坐在坑边吃饭，天上出星星了还不回家。幻想着，水里会咕嘟嘟冒出一群小仙女，手拉手，陪我在星光下跳圈跳舞。

有人正在天池湖边跳舞，不是一个，是一群，个个貌美如仙，身着艳丽的民族彩裙，有维吾尔族、藏族、哈萨克族、回族等等，穿着不同民族服装的姑娘，在同一种乐曲中，正跳着同一支舞蹈。

作家们纷纷在刻有“天池”的红字旁拍照留影，我立在天池边看水，湖水亮汪汪地看我，是那种让人心醉的纯净。水面上有几朵白云悠

然地走，还有一排杉树，头朝下在水里长。山的一角暗影也投在水里，天上和水里一样生动。

游船犁开水面的平静，如剪刀划破蓝色的绸缎，发出听着让人心疼的嘶嘶声。水里的太阳光被游船碾碎，流了一湖亮闪闪的金沫。船在游，山在走，我的一颗心轻悠悠飘飞起来。满腹的俗事，满身的沉重，都被湖水载走，送上云端，散落天山。清凌凌的湖水，藏不下幽暗的心事，湖水不会掩饰，她一味地纯净，将一颗雪水凝聚的心，敞开，给你。

下了游船，我不忍上岸，一个人围着湖转。湖水里一个虚无的我，我伸手在水里，将湖里的那个我打碎，手掌一阵冰凉的安慰。掬一捧湖水，天上白云在我手心消融。喝上一口，我差点流泪，是那样的凉，惊醒我娇惯的口腔和肠胃；是那样的纯，村里千年老井的本色；是那样的甜，母亲最初乳汁的味道。我笑了，湖水起了一层薄薄的涟漪，天池，将我的真纯重新打理。

走上铺雪的高坡，我回头，见天池正睁大眼睛看我，她绿汪汪一池秋水，湖边的杉树是她美丽的睫毛。我一下子跌入她清纯的眼窝，无法自拔。这些年，见过了太多纷杂的眼睛，他们的眼白不再清白，每一根血丝，都充斥着令人不安的贪欲。我对天池说：今生能得见你这样的眼神，足够。

上山的台阶是实木的，人走在上面，脚步有着轻柔的弹性。我随上团队轻快地走，前头人的脚步猛然收紧了，我差点踩上人家的脚后跟。眼前一个小小的天池，像一块温润的碧玉。背靠一面青绿的山脊，阳光透过密集的树叶，在水面打着闪儿。有人说：看啊，王母娘娘的洗脚盆儿。我在惊讶中想象：呵呵，那娘娘该生有多么大的一双脚啊！她老人家该穿多大码的鞋子啊！笑过，感叹：能拿天池当脚盆的人，该有多么大的气势啊。还是偷偷喝了一口西小天池的水，凉，甜，纯，同大大池的水没什么两样，一点儿没有想象中洗脚水的味道。

拐上左边的一条小道，寒气越来越重，呼吸有着清冽的舒畅。老榆树的枝丫探过头顶，金黄的叶面，一层剔透的残雪。还是有花朵开放，小路旁积雪中，一抹罕见的娇黄。一朵小黄花，开成小鸭子扁圆嘴巴的模样，憨态可掬地在雪堆旁微笑，也许她睡过了季节，她只是在春天里打了个盹儿，一觉醒来，已被白雪覆盖。但她仍旧开了。积攒一生的香艳，只为这拼命地一开。

想起天山雪原，有那么多耐寒的花，雪菊花、雪荷花、石莲花、大木花、西王母花、高山玫瑰，还有天山上的哈萨克人最爱的“霍加雀普”，就是“百草之王”雪莲花。这些冷艳高贵花儿，生长在海拔两千米以上的雪山，盛开在冰石坡地和积雪岩缝中，好似冰石上绝美的插花。

我无福得见这世上最纯美的花儿，无法构想那美轮美奂的图景，只是在这一刻，对新疆的天山人，有着深深的嫉妒，并在还没有登上天山时，就已经想念天山了，我担心着明天的离开，又开始谋划寒冬时节的再来。

这样纠结着拾阶而上，一座小桥横跨山中，木质桥面，铺就一层细纱般的冰霜，走上去滑滑的。右边的水声很大，我扶栏而立，第一次离瀑布那么近，简直是伸手就能扯到水流织成的白绸布。积雪化成清亮的水，一路欢唱着下山，在这悬崖，集体悬空一跳，飞落千米的水面，奏出高亢的击打乐曲，碎成迷蒙的水雾，飞升到半空的小桥。我新买的羽绒服，被雾得潮湿的，颜色红得水灵。崖上的树木更是水灵，云杉的针叶，根根顶着细小的水珠，阳光下亮晶晶可爱。

大巴车泊在山腰的平地，一条铺着条石的小路在林间蜿蜒伸展。走进一个大蒙古包，进入的门很古朴，红木雕花，是中原常见的那种，看上去很是亲切。我们刚到门口，就闻到阵阵饭香。欢快地涌进去，两个红衣少女，让我们放慢了节奏，大家静悄悄地排队进入。临到我了，我却忘记了伸出双手，我只顾专注看眼前的红衣姑娘。她们头戴圆圆的小帽，额前一排串珠的流苏，一条红纱的盖头，长长地披在身后。姑娘低垂着眼帘，友好地微笑。年轻的红衣姑娘，各自手捧一把闪亮的铜质汤瓶壶，脚旁两个大铜盆。姑娘把汤瓶微微倾倒，一股温暖的水流，流上客人冰冷的手掌，我轻轻洗过，向姑娘们郑重道一声“色俩木”。

圆圆的蒙古包里，摆着圆圆的一圈桌凳，长桌上摆满新疆的干果和水果，有的我吃过，有的还是第一次见到。正不知吃什么好呢，歌舞就来了，穿着各色民族盛装的演员们，载歌载舞。正不知看什么好呢，饭菜就来了，凉的、热的、荤的、素的、煎的、烤的……小菜碟轮流换，一人一小碟儿，一碟几口菜，空盘后再添菜。我将一个精致的小碟放在手心里把玩，私下里感叹：豪爽、大气的天山人，能送一个天池给王母娘娘洗脚，在饮食上竟是如此“小气”。

作家们显然吃得饱了，连呼出的白气都热烈很多。我们爬山的劲头也相当热烈，脚下的积雪越来越厚，踩在上面咯吱咯吱乱响，一群人兴致勃勃来到索道口。第一次乘索道看雪景，连绵的雪山、坚硬的轮廓、幽深的沟壑、小汗毛一般的杉树，让我无声地震撼。我的一声叹息，竟是那么孱弱。

终于站在了这里，这里离太阳这么近，却并不感到温暖，雪，消解了太阳的热情；这里离博格达这么近，我一眼就看见了她的全部，这个海拔五千多米、号称“东部天山第一峰”的天山主峰，她裹着圣洁的白雪，冷峻地站着，用无言的冰冷阐释高洁。我跌入了雪山清纯的眼窝，我内心滚烫，却全身冰凉。几年来，对名誉的看重、对家人的看轻，让我心存歉疚。面对洁净的大山，我滚落两行清泪。

下山的路很短。十几匹枣红马，在阳坡上埋头啃草，长发似的尾巴，摇出日子的饱满。年少的牧马人，头枕双手仰面看天。我想象着，他该这么躺着不动，嘴角还应该含上一根枯草，我见过的一张草原图，里面的牧马人就是他这模样。但少年却站起来朝我们挥起手，他绽开的笑容，连同一口整齐的白色，天山雪一样清